

花言峭语

从“彩色小道”通向 4325 亿亿种可能

《魔方小姐》导演白雪的上部作品,是2018年的《过春天》,那部电影是2018年的惊艳之作,也让人对导演的未来充满期待。本以为她很快会推出下一部作品,没想到一等就是八年,八年后,她带着她导演和参与编剧的《魔方小姐》归来,点映之后的口碑提振了信心,影片提档到6月30日,目前看来,票房不容乐观。但好在,电影的黄昏时代,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给外部,我们反而可以平心静气谈谈电影本身。

《魔方小姐》的故事是有原型的,它改编自浙江丽水退休教师赵文英的故事。赵文英是在退休后的2013年接触到了魔方,又因为家人的否定,激发出了好胜心,开始琢磨还原魔方的秘诀,并且迅速成为这个领域的大佬。仅仅六年后的2019年12月,她以3分33.238秒的成绩,创下60岁以上人群盲拧还原三阶魔方最快世界纪录,后来又屡次在各种比赛中获胜,并不断刷新魔方比赛的成绩和年龄纪录。影片末尾,介绍了故事的来历和赵文英的生平,这的确是良心之举。

《魔方小姐》把故事放在了一间养老院里,杨紫琼扮演的主人公赵艳红,和萨日娜扮演的淑珍,两位多年老友,一起住在这里,偶然机会,来养老院培训魔方的吴有为,唤醒了赵艳红对魔方的兴趣,并告诉她,高规格的魔方比赛有高额奖金。赵艳红从此走上魔方之路。整个故事是经典的“三段式”,严格遵守了好莱坞式故事的模式,用了“魔方”这样一个全新的故事出发点,并用了老人和养老院作为故事背景,人物设定和性格要素显然都经过反复讨论,对当下的热点事件和议题有展示,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和女性成长议题,更是浸润在故事的每个环节。可以说,这个故事是严格遵循了电影工业的生产流程,尊重了观众的需求。



《魔方小姐》可以和杨紫琼之前的作品《瞬息全宇宙》对照来看,两个故事的意趣和走向恰恰相反。《瞬息全宇宙》有一个科幻奇幻的外壳,但其实现实无比,讨论了无数人生问题,故事有无数个平行宇宙,天花乱坠,上天入地,解决的却只是一个税务上的小麻烦;《魔方小姐》人在养老院,作为反复被提示“老了就认命”的“最慢最无用的群体”,手握一个小小魔方,却为了完成4325亿亿种可能。刘昊然扮演的吴有为的那句

台词:“所有你走过的路都被压缩在一个瞬间,而你是这个瞬间的原力。”更是全片的关键。“彩色小道”是最小众的选择,但却挤压迸发出无数的可能性。

剧情是标准的“三段式”,但编剧和导演采集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细节和场景,这些细节、场景和对白让它非常充实,没有落入俗套。故事里必然会有一个小甜头,也必然会有一次失利,会有和mcn机构老板的较量,也必然会有重新崛

起,但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有生命力的情节和真挚动人的对话,却让故事有了生机,避免了“三段式”故事常有的干燥之感。

尤其精彩的是演员表演,可以说,单看演员表演,也已经非常值得。其中最打动人的情节,都不是那些戏剧化的剧情,而是人和人的情感交融段落,比如赵艳红和淑珍在养老院的对话,淑珍告诉赵艳红,自己将要去异国他乡,为自己而活,赵艳红陷入失落之中,紧接着少年时被毒蛇咬后求救的闪回,又紧接着一段生离死别,然后是殡仪馆里的大段独白,“你替我挡了毒蛇”这种有宿命感的台词非常好。情感跌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枪战或者打斗。也说明剧情的紧张,完全可以靠情感线索来完成。

还有杨紫琼为刘昊然包扎伤口时的一段对话,也非常动人。当刘昊然说出自己因为父亲不负责任,骤然背上债务之后,杨紫琼的眼神变化,微妙而细致,堪称气象万千,随后的一句“真不是人啊”更是撼动人心。而杨紫琼和萨日娜共同面对MCN老板时,萨日娜手里倒来倒去地晾开水,这个动作不知谁想出来的,这个古老的动作,这个精密的设计,既说明了两人成长的年代和背景,也说明了她的“照顾者”身份,又给接下来的动作给了一个理由。这些戏都是ai无法完成的。

猫眼上的想看观众构成分析结果是70%是女性观众,26%是40岁以上的观众,但我觉得它适合所有性别,所有年龄段。在电影的黄昏时代,这样用尽心力的作品,也适合所有对电影还抱有希望的人。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孤独的男人真的“可耻”

最近几年的影市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小成本的恐怖片反而成了爆款生产机,一部接一部爆出“黑马”,而眼下在国内公映的引进片《后室》就是这样的作品,已经提前锁定今年热度最高的恐怖片席位,它的“爆”很大程度上是证明了观众兴趣偏向如何通过互联网工具反哺影视创作,而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人物就是刚满21岁的年轻导演凯恩·帕森斯,16岁就自学3D建模,手搓视频在全网走红,19岁就被新锐电影公司A24看上,直接被大手笔注资拍院线电影,现在《后室》的票房回报已经接近投资成本的30倍,几乎打破了一切关于电影创作的游戏规则。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电影故事的原创精神是从未见过的,来自于网友自来水的创意接龙,起点就是平台上一个关于“令人感觉不安的场

景”,并且由此诞生、传播起一个听起来很酷的新词:阈限空间。怎么理解这个词呢?我有自己的方法,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时不时看到有这样的观点,一个上班的中年男人宁愿在自家小区停车场里发呆至少半小时,然后才愿意上楼回家。在讲述这个场景时,传统的情绪就是“同情”这个中年社畜上有老下有小有小中间有伴侣的压力,但是在今天的话题里,这个中年男人坐在驾驶室里,周围是寂静、昏暗的地下停车场,偶尔有毫无预告的车灯、鸣笛以及轮胎摩擦地板的声音,细想也是有一些瘆人的,这个男人跌落进了职场与家庭的缝隙里,就走进了“后室”,总之建立起自己日常生活的感悟与电影故事,是我去理解这部电影的路径,所以也没有觉得它有多晦涩。

“后室”就是隐喻当代人内耗的精神困境,女

主角心理医生一开始就用台词说了,生活周而复始,人们还在原地,重复自己的办法。男主角是失意的准建筑师,酗酒,被妻子扫地出门,因而厌妻,女主角的母亲是控制狂,以保护之名把女儿关在家里,因而也有心理阴影,自己的女儿很可能在建筑事故中夭折,简单来说,人物关系是“疯子”企图治愈“疯子”。被影迷交口叫绝的就是电影中的场景设计,把初看不明就里的“阈限空间”具象化成一个又一个被抽离出日常空间,突兀但有细节的场景,我觉得它们都是有表达的。经济萧条,房地产和家具城不景气就是最好的说明,尤其是美国贷款消费的传统更加加重了这种悲观色彩。黄色的涂料,现实生活中经常用在有孩子的场景里,现在就成了反讽,海盗船长就像童话里的铁钩船长,成了噩梦符号。片中女主女儿

没了,男主酗酒不能生,没有孩子的黄色变得诡异,令人不安。片尾的核磁共振设备也没有那么玄乎,暗示女主跟自己母亲一样住院了。片中房间套房间,小区套小区的空间设计,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无限延展了个体的孤独。男主角在片中因为家庭变故、酗酒伤害以及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成功范式”而怨念深重,责怪所有人维度不包括自己,但他有一句台词蛮伤感的:我可以不改变对吗,我可以待在这里对吗。在《后室》里的他,虽然可耻但也获得了片刻的喘息,将这个意象日常化,不就是停车场里发呆半小时的中年男人。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喧宾夺主的素人之所以火

“舍不得的他他他,忘不掉的她她她,眼泪流下嗒嗒嗒,已没有人再给我牵挂”,当网红“划水哥”开始模仿徐良演唱会上《抽离》一曲的舞蹈时,整件事便形成一个遥相呼应的完美闭环。“划水哥”张智强五月意外走红,凭借的不过是一段看似随意的舞蹈,一个月后类似“意外”又发生了:在徐良巡回演唱会上,名叫煜宸的一位伴舞,因为全情投入的演出,一夜之间涨粉数十万。由此网络语境形成的两种鲜明态度,这边厢,大众对“喧宾夺主”的素人连连喝彩,那边厢,对那些

流量明星又是横眉冷对。一宽容一严苛,一共情一撕裂,泾渭分明,相映成趣。

大众共情的,乍看是松弛感。“划水哥”在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表演中,身在群舞队伍不起眼的角落里,动作幅度极小,“划水哥”的外号因此而来;煜宸在高度标准化的商业演出中,一头黄发甩来甩去,全程带着一一种蹦迪式的享受。在原本整齐划一的场合中,有意无意展示出一种自得其乐的松弛感,因为这一点不同,他们立刻被大众从人群中辨认出来,赢得共鸣。

这类场景似曾相识,比如近年作家余华、莫言以“互联网小狗”形象出现在各种场合,媒体称当代年轻人找到新的精神“马杀鸡”,某种集体心理困境借此得以暂时纾解。说起来,还是因为平时太卷太累太不松弛了。哲学家韩炳哲曾说,现代社会从“规训社会”走向“功绩社会”,人们在自我剥削中不断追求成功与KPI,最终导

致普遍的疲劳和精神内耗。在全员内卷这样一种底色下,出现那么几个毫无班味的人,大众自然爱得不行:既然做不成“快乐小狗”,看着他们快乐也是好的。说是代入感也好,心理补偿机制也罢,总之他们再度提供了一次心理按摩,足以慰风尘。

走红是一门玄学,“划水哥”与伴舞煜宸被大众选中,却也并非偶然。“划水哥”一开始就被人说外形像田亮或何猷君,煜宸更被形容“长得人山人海”,神似黄宗泽、庾澄庆、黄景瑜、乔任梁等人,似是故人来,有亲切感,有国民度潜质的形貌与笑容,轻松过了眼缘这一关。二人的松弛感,更是建立在绝对的专业能力之上,“划水哥”是国家级拉丁舞裁判,煜宸是专业编舞老师,放在人群里一眼被看到,皆因精准卡点,举重若轻,倒有些无招胜有招的意思,大众惊叹的,也是他们对于自身情绪与身体的绝对掌控,这一点牛马们自问

做不到,对素人的追捧也绝非简单的从众心理使然,他们“在我手机里跳了三天三夜”,是因为他们的确经得起被反复打量。

几家欢乐几家愁,吊诡的是,如今大众对长期站在舞台中央的明星们不仅祛魅,态度之严苛,与对素人的赞美更是形成强烈反差。近期电影《抓特务》的“走个面儿”风波、主持人跨界开巡回演唱会遭群嘲事件,亦从反面印证这些微妙的转变。舞台边缘的真实素人,反倒能提供更多情绪价值,大众愿意给他们投赞成票,却很难无条件地再为明星的人脉或情怀买单,面对那些油滑熟脸,总觉得自己有被绑架收割的警惕、抗拒,乃至反感,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好好捋捋的事。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